



法轮功学员在华府集会 各界声援

“法轮大法好”全世界都知道



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美国华府的国会山，继续呼吁各界关注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美国多位国会议员、非政府机构、自由之家、大赦国际等组织的代表纷纷到场表示声援。他们表示，美国政府应该引领世界各国，对迫害发出谴责。

法轮大法（法轮功）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从中国公开向社会传出，强调用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理约束自己，要求学炼者提高道德标准、凡事先他后我，义务教功，分文不取，不涉及宗教政治。无论男女老幼，无论来自哪个国家、民族，只要坚持修心炼功者，身体素质与心性水准都明显提升。

弘传百余国家 一千六百八十四项褒奖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氏集团出于妒忌法轮功学炼人数日益增多，开始利用整部国家机器诬蔑造谣、残酷迫害法轮功。十二年来，由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断地讲清真相，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，使全球一亿多人身心受益。特别是北美、欧洲、亚洲、澳洲等地的各级政府、议会、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团体，都高度推崇法轮功在提升道德、净化人心与强身健体、福国利民方面的卓越成果。

武汉律师熊炜明被非法“批捕”

（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）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熊炜明，于三个月后的七月十九日前后被非法“批捕”。对法律稍有了解的人们会感到奇怪：按照正常司法程序，一般被拘捕三十七天以内，就需要决定“批捕”或放人，为什么会时隔三个月后“批捕”呢？原来在中共司法者眼中，法律只是用来打压别人的工具，他们从来不打算用法律来限制自己的“执法行为”。

一、法轮功学员熊炜明遭绑架

熊炜明，男，四十岁，是“武汉楚天专利事务所”的一名专利律师。他外貌普通，一看就是一介读书人。接触过的人都觉的他为人温和，说话轻声细语，非常耐心，情感细腻。熊炜明单独居住在武昌徐家棚友谊小区，妻子因工作原因，带着五岁的孩子住在洪山区的孩子外婆家，熊炜明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望他们，也经常带着妻儿去看望住在青山区的七十多岁的父母。

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上午，熊炜明没有去上班，两名警察到他工作



熊炜明

单位，声称熊炜明已被捕，不会再去看望了。他家人得知消息后，去友谊小区家中，发现房间被抄的一片狼藉，电脑、手提电脑、打印机等均被抄走，满地烟头，满屋子烟味，还有七、八个空矿泉水瓶。

后家人经多方打听，也无法知悉熊炜明被绑架的原因、理由，及其下落。后来才得知

那段时间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遭突然秘密绑架，熊炜明只是其中的一个，这根本就是一次毫无理由、而又蓄谋已久的一次绑架“行动”。

熊炜明所在的专利律师这个行当，要求有理工科的学历背景，同时又了解相关的法律条文，还要有文字的驾驭能力，对从业者要求非常高。熊炜明所在的事务所员工不多，按照事务所老板的话说，要招到一个合适的人，很难。因此，熊炜明工作压力很大，工作很忙，但客户和老板对他都很信任而且满意。熊炜明的突遭绑架，给事务所带来的损失非常大，而且无法替代和弥补。所以，事务所多次表示愿意作保，希望能让他回去工作，但被公安部门无理拒绝。而此后事务所还多次询问他的情况，寄望于他能被放出来，回去继续上班。

二、熊炜明被辗转关押了多处地方 恶人隐瞒实情

熊炜明被绑架后，被辗转关押了多处地方。先是在市局一处，后被送往北湖农场秘密洗脑班，（北湖农场位于武东以北更东边的北湖，属北湖管委会管辖，洗脑班是北湖管委会提供的位置。）五月二十七日，被转送板桥的省洗脑班。七月十九日前后，被非法关押三个月以后，（接下页）

(接上页)熊炜明又被非法批捕。

三个月间,他家人未能得知熊炜明的任何实情、被非法关押的地点、及绑架理由,更得不到任何正式的、符合法律程序的书面凭证,所有消息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出来的,真假混杂。市局“一处”一再欺骗他家人,最早说二十四小时内给通知,后改口说三天内会有书面文件邮寄到家里,再后来说“学习”半个月、一个月,又变成两个月,直到三个月被非法批捕。即使被非法批捕的消息,也都是打听到的,根本没有书面或口头的正式通知。而且按程序,“批捕”后,人应该转往看守所,可直到目前,其家人仍无法得知熊炜明的具体下落。

期间,他家人找过市局信访办,市局一处,青山分局维稳办,辖区派出所,甚至打过“一一零”报警,但无论到哪儿,都问不出熊炜明的具体下落,甚至也无法得知绑架理由。后来好不容易得知人在省板桥洗脑班,大老远找过去,不料洗脑班根本就不承认有这个人,甚至不敢承认那是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。

无奈之下,其家人找到省高检和省公安厅反映情况。于是“一处”和洗脑班又设法多方欺骗熊炜明七十多岁的老父母。先是在六月上旬打电话到家,说还有十几天就能到期,并让两位老人亲耳听到了熊炜明的声音。于是两位老人满怀希望地在家等待,到六月下旬又说要过了七月一日再说。七月一日过后,板桥洗脑班的“陪护”又上门,欺骗老人说还要等十几天,并给老人看洗脑班中的录像,说里面条件如何好,熊炜明情况如何好。被邪共整怕了的可怜的老人完全相信了邪恶的谎言,于是在满怀希望中一再等待,不相信旁人的提醒,也不再做任何营救熊炜明的努力。到七月十八日,感觉不对的老人再次到一处询问情况时,一处撕下了之前的伪善面孔,使两位老人猝不及防。此后,当得知熊炜明已被非法批捕时,两位老人完全被打击的不知所措,嘴里不停的重复:“怎么会这样?怎么会这样?怎么会这样?”

三. 熊炜明被非法关押 洗脑迫害

据了解,熊炜明被绑架和关押的恶性事件中,责任单位除了武汉市六

一零,市公安局一处,省板桥洗脑班,北湖管委会以外,参与的还有青山区六一零,青山区公安分局,青山区红蔚社区六一零,红蔚路派出所,红蔚社区、居委会,冶金建筑研究所保卫部门等。

根据报道出来的消息,熊炜明及同时被绑架的其他法轮功学员,经历了长期不让睡觉,全天候(包括上厕所、洗漱)的跟踪监视,多个电视机对着大音量轰击,等以摧毁意志为目的的迫害手段,而且还可能在饮食中下了不明药物。转到省板桥洗脑班后,面临的情况更为严酷。

板桥洗脑班接收人据说是收费的,(原来每月是六千,现在是否“涨价”不得而知,)并要单位或社区出“陪护”的人(一般是邪党党员),如果没有单位或社区出钱、出人,洗脑班是不会收这个人的。而“转化”一个人,洗脑班可以另外得到二万的“奖金”。所以洗脑班人员才不遗余力、不择手段的迫害法轮功学员,采用包括毒打、不让睡觉、在饮食中和被褥上下药,精神洗脑等各种下三滥手段。

据了解,熊炜明的这笔洗脑费用和“陪护”,正是由青山区红蔚社区及六一零出的,对熊炜明的所谓日常情况的诬告材料,也是他们提供的。(说“诬告”毫不夸张,因为熊炜明户籍虽然在这里,但已有多多年不在这个社区居住,只是节假日回来看望父母。)在对熊炜明的迫害的整个过程中,他们都知道而且部份参与了,但就是不告诉社区内天天能见到的两个焦急的、四处求告儿子下落的白发老人。冶金建筑研究所保卫部门也参与了诬告材料的提供。而在对熊炜明的迫害中,据说青山区公安分局特别卖力,并曾声言“一定要搞这个人”。

熊炜明被绑架和“批捕”的事件并非个案。据推断,四一五月份的大规模绑架事件,应该是又一次以造声势为目的的“行动”。先是周永康窜至武汉,然后由省市六一零下达“计划指标”,而地方六一零和分局、派出所、居委会等继而提交名单和诬陷材料来“完成指标”,再由“一处”出面绑架。在这个过程中,层层都参与了迫害。七月三日,周永康再次窜至武汉,估计其后续的迫害“部署”,也一定与此人有关。

大连十多名狱警患癌症当场吓瘫

二零零九年年初,大连市南关岭监狱组织体检,一百多名警察参加了体检,结果检出各种癌症病患十多人,有人检出癌症,当场就吓瘫在那里。

警察们私下议论,怎么一百多人里就有十几个得癌症的?真是奇怪。

其实并不奇怪。全国各地,象大连南关岭监狱这样集中患绝症或出事故的情况并不少见。例如,北京海淀区上地派出所,几年来所内警察接连暴死,人心惶惶,后来该派出所合并到别的派出所了。这几年,公安、国安、“六一零”系统人员“因公殉职”和意外死亡率远远高于过去,有的年纪轻轻、身强体壮的却忽得怪病暴死,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,死相恐怖;有更多的得了绝症,还有的意外伤残或者家庭遭遇种种不测……。但是,为了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为它效命,中共严密封锁消息。尽管如此,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仍不时传出,而且出意外的几乎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。

在几十年无神论的洗脑下,很多人已不再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,但人都应知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,那么同样道理,种善因会结善果,种恶因会结恶果。虽然现实中有好人不得好,坏人没遭报的现象,但那不过是因果循环过程中的阶段现象和中间过程,此谓“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,时候一到,全都来报”。因果报应不论人是否相信,也不管其身份、贫富,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,毫厘不差。



2002年6月,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2.7亿岁的“藏字石”,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“中國共產黨亡”,图片还被印在贵州“藏字石”风景区的门票上。

(见上图)